
麥

田

人

文

知識的考掘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米歇·傅柯 / 著 王德威 / 翻譯·導讀



知識的考掘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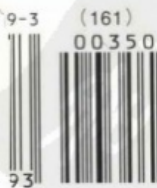
什麼是知識？知識如何產生、發展、改變、或消失？知識的積累形成了起承轉合的傳統，還是迂迴複雜的混沌？我們如何研究知識？是將它時間化，還是空間化？

傅柯是當代歐洲文化、思想史最受矚目的學者之一。在《知識的考掘》中，他拆解西方理性信念的迷思，質疑歷史法則的邏輯，重譜知識衍生、傳佈的脈絡。相對於傳統史學，傅柯的「考掘學」將歷史流程空間化，暴露知識體系的斷層與罅縫，從而顯示意義、法理、道統的權宜性與擴散性。

知識「考掘學」不研究知識，而研究意見；不研究真理，而研究錯誤；不研究思想模式，而研究心態類別。」

傅柯的立論，尖銳曲折，引人思辨。

《知識的考掘》是觀察廿世紀末，西方人文現象的重要入門書籍。



RH1002

售價：350 元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Copyright © 1969 by Editions Gallimar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Gallimar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Edited by David D. W.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11F, No. 213, Sec. 2, Xinyi R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麥田人文 2

知識的考掘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作者……………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譯者……………王德威 (David D. W. Wang)

◎校修……………張國慶

◎主編……………王德威 (David D. W. Wang)

◎總經理……………陳逸瑛

◎編輯總監……………劉麗真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886)2-25007696 傳真：(886)2-25001966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城邦讀書花園……………<http://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é(M) 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 3-9056-3833 傳真：(60) 3-9056-2833

◎印刷……………宏玖國際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1993 年 7 月 31 日

◎初版 11 刷……………2011 年 4 月 12 日

售價 / NT\$350

ISBN-10：957-708-119-3

ISBN-13：978-957-708-119-3

Printed in Taiwan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知識的考掘

米歇·傅柯／著
王德威／譯

譯序

王德成

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一九二六—一九八四) 是當代歐美學界最受矚目的文化、思想史學者之一。從早期的《文明與瘋狂》到晚期的《性意識史》，傅柯拆解西方文藝復興以降的理性信念，質疑歷史的法統秩序，探勘知識、權力、話語、身體間的互動網絡，所述所作，在在引起熱烈爭論。而他對西方現代文明裡「人」之觀念的興起與瓦解，「人文知識」學科的建構與播散，尤有尖銳的見解。

《知識的考掘》(一九六九) 是傅柯中期的重要著作，在他整個研究體系中，也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考掘學」的建立，是全書議論的焦點。在傅柯的定義裡，「考掘學」(archaeology) 應與傳統的「歷史、史料學」(history; historiography) 相對立。一反以往史家依賴時間座標所敷衍的延續性、敘述性史觀，「考掘學」從空間座標出發，強調歷史的斷層性及物質性——就像考古學的遺址遺物一樣，層層積累、錯綜零碎，有待我們不斷的挖掘

拼湊。藉此傅柯申明每個時期的「精神」、「文明」、「意義」的流變不是自發連續的，而總是有一橫向的、矛盾的、擴散的特徵。「考掘學」的用意，即在描述這些特徵，從而再思「人爲」知識和歷史的有限性與無常性。

傅柯這樣的論式，一方面爲彼時沈滯的文化、思想史界打通一條出路，一方面卻也難逃自身預設的局限：「考掘學」畢竟也得成爲被考掘的對象。我們要問，傅柯亟亟將時間空間化、斷層化的努力，「歷史」動機何在？「考掘學」與傳統史學果能一刀兩斷？或者僅是辯證關係中的共謀？「考掘學」究竟是一種預言？一種方法？一種理論？還是一種遊戲？折衝於結構與解構、現代與後現代、人文與反人文的思潮中，「考掘學」所顯現的矛盾與警醒、洞見與不見，正是世紀末西方知識論中的一景。

本書的翻譯，早於一九八三年即已完成。延至十年後出版，難免不使人有「出土文物」之感。但從「考掘學」的定義來看，本書倒成了現成的「文獻」，透露八〇年代知識界律動之一端。在這十年間，傅柯的理論已漸被典範化（或店販化？），成爲東西學界嘵嘵不休的家常話題；「考掘學」中的優點及漏洞，亦屢經傅柯本人及其從者所指出。而在傅柯遽逝後，他言行不一的公私生活也逐漸被發掘而公諸於世。這十年裡的台灣，政治及知識界由戒嚴到解嚴，國家及法統不斷承受劇烈激盪。在台灣的中國人將何去何從，正面臨方興未艾的考驗。

然而就著傅柯式的觀點，我們要問：我們真是在重寫歷史麼？或僅是上演一個似非而是的老舊歷史版本？眼下的眾聲喧嘩真是百家爭鳴的好景，還是老套霸權聲音的回音？透過中文話語的逐譯，傅柯的理論是遲到的知識法寶，還是被本土菁英分子「拿來」物盡其用的西學消費品？在不同的歷史現場，「考掘學」促使我們挖掘歷史「文獻」、「文物」不同的層面，提出不同的問題。

傅柯的文字素以晦澀迂迴為能事。這是他研究問題的方式，也是他的「演出」姿態。翻譯《知識的考掘》本身就是一場知識與語言的鬥爭。對初次接觸傅柯的讀者，書首的兩篇導論，或可稍有提綱挈領之效。本書的校修承蒙台大外文系張國慶教授鼎力協助，特此致謝。我與張年齡相若，卻有幸在台大任教時，與他結下師生緣，深深敬重他排除萬難，勤奮求學的決心。十年後，他學成歸國，並慨然答應與我合作完成此書，實在是值得一記的快事。同時，我也要感謝鄭立俐小姐的細心編輯，及麥田出版公司的支持。

目 錄

譯序

〇〇五

導讀 1：淺論傳柯

〇一三

導讀 2：「考掘學」與宗譜學

〇三九

——再論傳柯的歷史文化觀

【第一部】緒論

〇六七

【第二部】話語的規則

第一章 話語的統一性

〇九三

第二章 話語的組織

一〇七

第三章 話語對象的形構 一一九

第四章 「聲明」模式的形成 一三三

第五章 觀念的形構 一四一

第六章 策略的形構 一五三

第七章 批評與結論 一六三

【第三部】「聲明」和檔案

第一章 「聲明」的定義 一七五

第二章 「聲明」的功能 一八九

第三章 「聲明」的描述 二一五

第四章 稀有性、外緣性、積累性 二二三

第五章 歷史之先驗及檔案 二四五

【第四部】「考掘學式」的描述

第一章 「考掘學」與思想史

二五七

第二章 原創的與規制性的

二六五

第三章 矛盾的地方

二七七

第四章 比較的事實

二八七

第五章 改變與轉型

二九九

第六章 科學與知識

三一七

【第五部】結論

三四三

附錄：人名小註

三六三

《導讀1》

淺論傅柯

王德威

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及七〇年代初期在歐美風行一時的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已漸為「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及「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 等思潮所取代。時為人所提及的大家有晚期的巴特 (Roland Barthes)、耶魯的「四人幫」(Geoffery Hartman; Harold Bloom; Paul DeMan; J. Hillis Miller)、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以及傅柯 (Michel Foucault) 等人。他們立論的出發點雖各有不同，但在探討語言於人類思維及歷史中舉足輕重的角色時，卻有相互呼應之妙。這些批評家中尤以德希達的影響最大；他對「書寫」語言價值的質疑，乃至對於西方形上學傳統的重新評估，在在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相形之下，我們對傅柯的注意，未免稍見遜色。事實上，傅柯的論述對後結構主義以還的風潮，極具啓發意義，而他所致力於的「歷史」、「人」，

與「人類學科」諸觀念之再定義，更是發人深省。這篇文章將以傅柯數部主要著作為出發點，對他的貢獻作扼要的介紹。

一、文明與瘋狂

傅柯（一九二六—一九八四）在結構以及解構潮流以還的芸芸眾家中算得上是中堅分子。他的學術背景亦是獨樹一幟，曾先後獲得哲學、心理學，以及精神病理學的學位。這樣的學術訓練，無疑擴展了他的知識領域，使他在探尋語言、文化，及歷史的相互關係時，頗收觸類旁通之效。傅柯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文明與瘋狂》（*Histoire de la Folie*：英譯名為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即是根據他對「精神失常」病例史的研究而寫成。傅柯的思想發展過程約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他憑藉著所熟悉的醫學經驗，致力於理論架構的建立。中期以後，則對語言、知識、歷史三個範圍，作深入探討。而晚年，他的興趣更轉注於尼采式「權力」在我們社會文化各層面運作的過程。然而這三個階段是脈絡相連、互有淵源可尋的。

傅柯與德希達的相似處，厥在他們否定人類知識文明中，對事物本源或本體的天真看法。

他們的入手處都是語言的研究。由於語言是傳達知識訊息，乃至於構造整個社會文明的基本媒介，我們對語言描述事物的功能自應持極端嚴肅的態度。語言作為人類傳遞訊息的主要符號，如果不能完整有效的表達其所指涉的事物時，那麼它所傳送的訊息之真實性與準確性就有待我們推敲了。德希達的一個重要觀念「歧異」即是利用法文「différance」的多義性來說明此項問題：當語言用於指證一項特定事物時，一方面它似乎將其與別的事物之定義作了區別 (différer)，但另一方面它所標明的意義卻是語言本身層層牽延的結果 (defer)。所以我們永遠是在語言的重重衍生意義中打轉，無法透達事物的本相；而我們通常信以為「真」的一些事物定義，實際上都是經過語言扭曲後的幻象。由是觀之，我們對知識本源 (origin) 或本體 (ontology) 的探求，都成了水中撈月、渺不可及的奢望了。然而，人類追求「真理」、「真實」、「起源」的企圖卻未嘗稍息，也因此語言媒介的功能也就更形複雜。如上所述，語言一方面牽延我們對事物核心的接觸 (decentering)：但另一方面卻在傳達知識的過程中，製造了無數權宜的、將就的「核心」，以暫時滿足人類求真求全的企圖。德希達最膾炙人口的理論就是他指出西方綿延了兩千年的形上學傳統事實上完全根植於語言的推衍，形成一種以語言為基設的知識系統 (logocentrism)。

傅柯大體上呼應了德希達輩對語言功能的質疑，諸如語言牽延本物核心意義的表達，以